

學統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雍

冉雍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阨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

諸不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
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
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闔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

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嘐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邱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閙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為百世師云子路葬於澶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宋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覩日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畢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寻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闞止也亦字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朱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名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歎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兖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貢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
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
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
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
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
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
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鶩之病也其
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孰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与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合孫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邱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晳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晳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晳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儀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郜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遂行過於陽晝固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
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魯君寤
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
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
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
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
使人讓子賤子賤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
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
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
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
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
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
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
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
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
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誨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
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
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
往見之原思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
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
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

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守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踽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退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衛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

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
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
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
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
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
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
衛蕢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
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
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加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荅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鄀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並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
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
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
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
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
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
容之力為多也穆公時辛寛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
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
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
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唐追封郯伯宋加封龔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
賢南宮子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
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歎賞之曰天下無行多
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憲之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戸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鄖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晳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

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孟喜梁邱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救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郎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元以爲郎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郎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輿而胡從
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子之
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三終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邱明

左邱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

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邱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邱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邱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
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
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
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
事中遷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
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待
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邱伯壽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俱能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邱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

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四終

學統卷之三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

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朝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illegible]

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乎齊索岑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illegible]

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

靡於義未爲允當卽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
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聲宗與享大
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學統卷之三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

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觀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攺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旣畢値巫蠱事起遂寢廢不行於

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與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埀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

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亾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
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
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
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
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
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
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
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
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淸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

詠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

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毋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衞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鵙鴂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

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即萇宅塚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

佰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
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
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
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
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
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
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
而字多異生授瑕邱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

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

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註

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著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敎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聞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

之先斯其為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挐聚訟如沸羹所折衷即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齊

與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黃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稱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褎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徒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

與。

學統卷之三十六終